

水菱

○章金财

水菱，包括菱网，菱角。颜色辨有青菱、红菱，外型有二角菱、四角菱，它们皆属水生植物，是江南水乡桑基鱼塘区域多样性的体现。

水菱自古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江南水多，河港纵横。很久很久以前，天上的王母娘娘一次过中秋节。宫中人员为花好月圆，庆中秋忙忙碌碌，服侍王娘娘的宫女，一不留神，把王母娘娘的翡翠元宝失手掉下了人间。那时的水乡，河、港、漾，皆一望无际的绿色水草，王母娘娘的翡翠元宝落下后，它们一瞬间都变成翠绿的菱叶，元宝的碎片变成一只只元宝菱，生生地挂在了菱网上。水菱由此采也采不完。春秋秋采，年复一年，它们成了老天爷恩赐给百姓的财富、水乡百姓多一项维护生计的来源。

“春水龙湖绿满天，家家楼阁柳丝吹，菱秧未插鱼秧小，种出明珠颗颗圆。”自古和孚荻港一带水网交错纵横，勤劳的先民们一边种桑养鱼，一边利用各种水上资源增加收入。种菱就是其中一大副业经济。唐朝宝历年间的湖州刺史崔元亮察土，知郡城南土肥沃，水势平缓，多淤泥，独宜菱。当地先民因地制宜，正所谓“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每当仲夏时节，和孚荻港一带河港水面，到处可见“丛丛菱叶随波起，朵朵菱花背日开”的“水上绿花”自然景观。

阳春三月，桃红柳绿时节，便是菱角“排菱”（即下种）的最佳时期。农民们来到鱼塘的浅水岸边，他们陆续下到塘里水中，随身的菱桶里装满了种菱。手拿千步（一种器具），千步里撬满菱种，另一只手把着菱桶倒退行走。菱种被均匀地散布在浅水中。因为鱼塘水质爽肥，待到入夏时节，菱秧便已长满鱼塘岸水边。此时，菱秧（菱毛头）可采起来做菜，放入青椒、青毛豆炒，成为一种时令的家常菜。其口感微涩青香，水鲜味十足，菜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纤维素，能有效促进肠胃蠕动，有利于食物消化，也很受人们的喜爱。通过加工，一些农人拿到集市上销售。它真正的绿色食品呵，深受食客欢迎，也因此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菱秧最后收获的是菱角。菱角种植需要大量水面，为了发展经济作物，增加收入，当时大概是今日荻港村的规模的农户们，充分利用当地大河小漾，和孚漾、横山漾……的水面，通过自愿互利，在合作化时期成立了鱼菱社。合作社还到外地租水面，双方签署协议，种植水面一度延伸到了德清韶村漾、大海漾，七条河漾，白米塘，甚至还有江苏吴江的平望杏灯湖、长漾，沈庄漾。到了中秋至重阳节，便是菱角的收获季节，在人民公社时期，以生产队为单位，男女劳动力摇着荻港元宝船，装着采菱桶，日月兼程，到种菱河、漾地区收菱。通过分成协议，他们采得的菱角运回荻港。以1967年为例，菱角产量达23546担，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副业收入。荻港被称为“鱼十万、蚕十万、菱十方”的经济收入地区，国家还征收了“特产税”。

采下的鲜嫩菱角，可生吃，肉嫩汁甜，胜过水果。鲜菱肉可做成不同菜肴，如“水菱豆腐”“蒜叶菱肉”“蜜汁水菱”“酥肉水菱煲”等。还可把老菱带壳烧熟，称“熟老菱”。吃时拦腰掰断，食肉，味道糯清香微甜。

乡间，为贮藏已成熟了的青菱，方法有三：一风菱，二酱菱，三屯菱。可储存几个月不变质。

“风菱”，即采来青菱，将它们均匀地摊在蚕扁里，放置到通风地方，直到菱壳风干。风后之菱叫风菱，风味甜美，品质极佳。清代曾被列为贡品。当时远销上海市场，被称为“江南第一鲜”。

“酱菱”，采来老的青菱，放在大缸内或房子角落里，上面用菱毛或其它水草堆盖封闭好。过一段时间，菱角表面已腐烂成黑色如酱色一样，到水中一清洗，便呈出淡黄色的菱角面目，菱肉还保持鲜嫩原味。菱肉可做菱粉，是中老年人的营养食品。菱肉、青菜、芋艿等放在一起熬成粥，俗称“邛邛粥”，也是当地的一大特色美食。

“屯菱”，采回来的新鲜菱角，量很多，就用竹片将其合成竹篱，堆置在门前屋后水深的地方，再用竹杆打入河底泥中，将圈子固定。用竹篱围起，大小不等，一般十多个平方米。青菱放入屯中，不高于水面，屯放数月。屯到冬、春季节，起水销往大城市。当时有供销社收购，也有自销的，远销至杭州，上海，更有天津，山东等地。繁荣了各地的市场。

古谚云，“鱼多论斗卖，菱好及时栽”。古荻港桑基鱼塘区域，植物多样性，“湖中菱好鱼自肥”也是菱业生产的真实写照。循环生物链，即可净化水质，又可增加收入，可谓是一举两得。

当下，随着农业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菱业产业也成为新时代的亮点，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它们必将会塑成青翠的“时代记忆”。

原装老裱

我们是水路进入西塘的。

戊戌冬至后一日，天气转向晴好，暖阳穿过徽派建筑屋檐与丰子恺画图中的那种垂柳，刷刷而斜射，打在平静的秋水上，如气韵之飞流，委婉而灵动。下午2时许，船自西门而入。穿过一座座石桥，越来越接近码头，两岸的游廊、店铺多了起来。也看到了西塘身型的巧饰：房顶上，用老花窗遮掩空调；一些店面的门板，一条条下下来置放于门前的长条坐凳肚子里。

赶上双休日，原本想定是熙熙攘攘，摩肩接踵一片，孰料此下，人稀稀松松，非常娴静，自在，若淡淡的桂香在空气中散溢。时间沉静了下来。同行的嘉兴文友说，这是周日的下午，游客大都返程了；热闹在晚上，多是年轻人。有道理的。也契合这样的总体感觉，多年古镇游、自驾游的高潮过去了，此下是一种退潮后的沙滩。优游，不急不躁，时光的宽阔潮水里，撒落着清趣、雅致一搭。上岸后，有一搭没一搭地闲逛。所有的街巷、桥上石上，不见任何垃圾；纵横的河面，偶见到一艘打捞船，师傅在船头东看看西瞧瞧，仿佛拉圾成了稀罕物什，拿撩兜企望装着什么。“干净本身也会教育人、感染人的”，一路沉默的同行的方志专家冒出了一句。

吃过简单的晚餐，一群人走出“钱塘人家”，瞧见了东风夜放花千树那份仿佛的热烈。临河一排排灯笼，歌舞声中与水里的灯笼倒影相互映照，将寒凉的夜色鼓动，新潮靓妹俊男笑语喧哗，大珠小珠溅落入河。月光洒向了夜下古镇，立于穹拱石桥上你左右前后观望，醉眼里青灰如墨的几条游龙，仿佛从南宋陈容云龙图里跃出。而河上之月，更亮，



云溪古松间

(国画)

慎荣

乡愁新篇

(6首)

○沈秋伟

太湖里的一尾鱼

我是太湖里的一尾鱼
与水相依为命
用双鳍为太湖写诗
在水一方，心事闪亮
年轻时用钟情对怀春
写了部自己的诗经
每一行都是羞涩的新莲

后来成家立业
便循规蹈矩，只写七言五言
张志和老师辅导写成首联
月亮姐姐送来颌联的清辉
湖畔妹妹馈赠的珍珠装饰了颈联
而尾联至今尚未构思完毕
一直反复揣摩
试将双鳍修炼成翅膀
看能否化身唐时白鹭
用飞翔把太湖之美再抒写一遍

故乡也许是个动词

故乡是个特殊的名词
亲情和体温织就它的模样
它是村口的树荫、深井的倒影
写满命运的沉浮和传奇

有时，故乡也许是个动词
它是诞生和联结的同义词
一垄田地联着另一垄
血缘的灌溉系统让命运彼此相联
我从一粒谷子里诞生
谷子的丰稔关乎名誉和抱负

故乡也是流淌的意思
那里的母乳虽然缺乏营养成分
却与城里的一样顺滑洁净
让我的生命泛起波光
照亮我艰辛跋涉的一生

特别家产

钱会花光
而土地之生命绵长无限
容颜易凋落
而乡间劳作让炊烟绵绵不绝

这是我最后的家产
也是我诗歌史的始发站
当勤劳与水、空气、阳光发生化学反应
祖传品性让诗句焕发荣光

这是我最后的家产
一亩水田，可采撷云的倒影
半亩桑园，可筑造锦绣诗篇
这样的富足令外星人无法仿效

家住毕家河

我，或许是外星人
早年错落地球
托生于中国吴兴县长乡某农户
啼哭的声音带着星际的腔调
只有鸟族能够听懂一些
这些鸟也不是一般的鸟
想必是星际主义外交家

童年我与鸟亲近
关系或超过与人间万物
而现在，我突然怀疑
会不会是这些鸟用花言巧语
哄骗了我天上亲人
把我呵到人间
然后像草籽一样随意丢弃
不曾想，那个叫毕家河的地方
其实更适合我生长
或许这正是命里的歪打正着

一元茶馆

岁月流逝，物价飞涨
唯有荻港一元茶馆力挽狂澜
小心守护茶壶里的温情荡漾
让经济学原理从此失效
谁要是走累了
就来这里坐坐
喝一壶江南的古道热肠
谁要是乱梦缠绕
请来这里坐坐
再多心事也给你理清清白
谁要是丢失过良心
就到这里来坐坐吧
治一治心中蠕动的贪虫
洗一洗你尚未彻底灰化的灵魂

美好的一天

这真是美好的一天
故乡路长，天上云飘
过往的情节如风似水
我年岁渐老
心中深藏的那口苦井
竟有复活的欢歌在絮叨

诗中鑫奏响序曲
窗口风铃轻响
小鸟在歌唱。透过西窗
隐隐嗅到了你的秋兰香
如此清丽美好的一天
足以抵消我一生的磨难

□杂谈

取笔名要有尺度

○关海山

笔名，一般指作家发表作品时特别为自己取的别名，“仿佛有谁说过，文坛登龙术的第一步是取一个绚丽触目的名字”。每个人的性格不同，每个人取笔名时所面临的情况、心态也各不相同，因此，每位作家所取的笔名也就千姿百态了。

最为大家所熟知的，要数上世纪30年代那一茬作家了，巴金、茅盾、冰心、曹禺、老舍、张恨水等皆是笔名。国外的伏尔泰、高尔基、莫里哀、马克·吐温……这每个笔名的背后，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因为特殊年代的特殊情况，许多作家为了自己及家人的安全，不得不取个笔名以作为掩护，也算是不得已而为之吧。尤其鲁迅先生，为了保护自己 and 周围的亲人，更为了自己激进言论的顺利发表，不得不时常更换笔名，以致被先生使用过的笔名便多达118个，“我也曾姓过一回‘唐’的”，先生那句著名的话里，包含了多少的豁达与幽默，同时，也包含了多少的无奈与辛酸。

和和平年代里，作家的写作得到了空前的自由，没有了那么多的忌讳和防卫，但许多作家仍然喜欢取个笔名，以表达自己的某种愿望，或者以满足自己的某种心理需求。

有为了纪念某人或某事的，或者是某些人作为偶像深深地印在了自己的心里，或者是某件事情对自己来说意义重大，于是，便取一个与某人或某事有关联的笔名，时刻提醒自己。

有为了摆脱某种不方便的。比如一些公职人员和企业的主管、老板等，工作之外，酷爱写作，便取个笔名，换得自己心灵的随意驰骋。最典型的要数法国著名诗人圣琼·佩斯了。圣琼·佩斯原名为阿列克西·圣-莱热·莱热，外交官，曾任北京使馆的秘书和上海领事馆的领事等职，在外交场合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同时，他又是位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的诗人，并在196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当获奖的消息公布后，许多时常与

他打交道却并不知道他还是个大诗人的外交官们都被惊得目瞪口呆。

有为了要表达自己的生活趋向、道德趋向，以及为了满足自己内心深处某种隐秘的。人之姓名，首先“姓”是生来就定了；其次，“名”一般也是父母或者其他长辈给起的，与自己的意愿也许相去甚远。另外，因为种种原因，有些人的名字本来就显得太土，或者太俗，或者太拗口，不便于记忆，比如：贾平凹原名贾平娃，苏童原名童中贵，莫言原名管谟业，路遥原名王卫国，二月河原名凌解放，金庸原名查良镛……于是，取个笔名便势在必行了。

如今，网络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大批所谓的网络作家，而因为网络作家素质严重的参差不齐，故导致了网络作家笔名（网名）的千奇百怪：“痞子蔡”“南派三叔”“我吃西红柿”，甚至还有“玉皇大帝”“我是你大爷”“世界第一”“就想打你一耳光”等等，真是千奇百怪，“名”不惊人死不休啊。如此笔名（网名）到底昭示了其主人什么样的“搏名”心态？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也有不宜取笔名的。比如发表严肃的学术论文，尤其发表尖锐的批评文章，都应该用本名，或者用已众所周知的笔名，以示光明磊落。在上世纪20年代，针对一些火力攻击对手的文章，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先生就极力反对，并认为“化名写这样的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

其实，取不取笔名终究是自己的私事，就有人即使名字俗气也不愿换掉，最有名的恐怕就是作家张爱玲了：“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换一个……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识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自信到如此程度，不想成就大名都难！

西塘二题

○文山

更跳宕，并向两边浮开，停泊的船儿就成了梦幻之舟……

这冬色沉浸的江南古镇之夜，古典之韵本已流淌千年，属平常风景，但因曾经诸多的集镇一味求“发展”而过度“旅游开发”，向“流行、时尚”看齐而至无序，街巷、老屋被拆除，城镇肌理割裂、撕毁，西塘的元真才显得更加迷人。得益阮仪三先生的呼吁与保护，包括西塘在内的几座江南闻名古镇，幸运得“原装老裱”以存，一如古玩店里那张悬的老画。当旅游业榨干了诗意，今日回望，冯骥才说西塘是一座“活”的古镇——小桥流水老人家，有原住民在，是多么的可贵、难得。同行老钱说，老镇，不但要有老房子老家具，还要有按照传统时令、习俗延续下来的“老法生活”，譬如进入冬日就可以自酿甜酒、自制腊肉了……“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呵”。西塘可谓此中代表。

脚边的河水仍在流，漫步中，思绪也一直在淌。

在西塘，月下可以吟嘉兴先贤木心的《从前慢》：“诗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而此种体悟，只今昔的纵向、不同地区的横向其对比观照中，面目才更清晰。时代之“新”里，融着传统之“旧”；老街古壁之角，长出今岁的嫩芭蕉新竹枝……经过了循环轮回后，复甦的你我再次拿起镜头，摄取那街上早起的煤炉，妇女们石沿下的洗衣洗菜，老人们在烟雨长廊下面喝茶听小曲……才更别有情味真趣。

桥下流水，涓涓欢歌，西塘，在诠释着另一份至味的“静水流深”。

在西塘感受一只盗鼠

冬至，天正下着符合文人所需的诗意冬雨，冷冷的，稀稀疏疏的，有种寥落、沁凉与警醒。

我似乎从一条老街，又转入另一条深巷，就如我从古老的菰城踏入时间流动的西塘的雨巷……

时间是残忍的，12月是残忍的，巷子的店铺与喧闹也是残忍的，因为它在剥蚀你我的容颜，摧毁感受力的敏锐与追寻的执拗、意志力，也是干扰着我们对江南“集镇面容”的聚焦。

一条路上，我与嘉兴文友都在置喙前几年长三角许多老街、古镇上普遍上演的一种“换牌”现象。因为职业原因，我曾集中时间跑了一批老集镇、古街巷，发现那些本来兼具个性书写或制作的店牌，几乎一夜之间，为千篇一律的美术字、印刷体覆盖，街巷好似装上了两排簇新的假牙。

但西塘没有太多的变化，它就像沉稳的桥下的流水；整体房屋，内在的设施安之若素，这种静气让人欣慰，神怡。

站在古廊上，看对岸的风景，一檐飞翘，如月钩，钩起十年前的那个十月。彼时，我带着妻儿，与居嘉兴同学及其家小，一道同游西塘。犹记晚间，两家的孩子，蹲在河边放孔明灯。我告诉儿子：要记着这个与齐全同学一起放灯的夜晚，这些情境，将营造着你年少记忆。等你到爸爸这个年纪，再回首，内涵会很丰富、隽永，温馨寻常的。

而此番我湖州“独行”而来，更葆有、品尝着体味与感受的纯粹。

记得那年之行，我在一家卖古家具店里，花很少的钱买到了一只清早期“王羲之爱鹅”青花瓷盘。有点残损。我喜欢这种不完美，一如人生的不尽如意。

江南古镇，也像只只老盗鼠呵。发展到今天，在经济大潮与“全球化”之文化侵蚀下，“抢救”保留了一批，虽就点磕破，相对完好，已属不易。因为尽管看起来，古镇的石桥、砖瓦非常坚固，就像青

花盘展玩轻敲下“声如罄”、当当作响，但外表华美，实则也是蛮脆弱的，一不小心，会酿成残裂。一次脑热，自作聪明，就可使古镇遭殃，这不是危言耸听。这几十载我们“在场”，都是时代中人，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很好，但如不能正确到位地理解、实施，你就会痛心地看着一些蕴含农耕文明、地域特色的古村古建被夷为平地，老街巷销声匿迹。

现在，岁月的地火仍在运行。我们给旧城改造，或平地起新城，就像一种瓷土拉坯，塑型化妆。我们建设物质的、看得见的、有形的东西，我们也在进行“文化制造”“精神显形”，因为这些建造都是带着实用、美的意识形态在浇筑。它实在也是一个“烘烤”、“煨”造的过程。一次次的失败、努力，如瓷器上釉、入窑、日夜不停地高温燃烧，最后才能开窑出炉一只满意的青花或粉彩，甚至两次入窑的斗彩。

经过了1300多摄氏度的窑火，泥土和水的孩子，变成了华丽的瓷器。其中的磨难，除了偶尔一露的火石红，簇新的瓷器上，我们看不到这种凤凰涅槃的疼痛，只看到美、鲜艳与微笑。就如同那古镇的形成。一代代人的智慧、汗水，赶集的脚步、人间烟火气的市声，岁月流逝中一次次印火、一寸寸浇筑；百年千年，其生命力、烟火人家之和气、生与死的陈新陈代谢……像桥下的水一般柔软，但也像水一般坚韧，至柔亦至刚、源源而不竭。

我此次之行，匆匆，没有天伦之乐，也无多少深入小镇人家，体味他们的日常生活之情。只在临别，期待再过十年廿年甚至五十年，仍能看到一座有生产力、活力，有特色并摇曳美的藤须之集镇、物事所在。

西塘，一只漫思中契合我有关“江南古镇”概念所想的新煨烧而出的瓷器。